



小品大观 (六)

宝顶山石刻

冯并



冯并

多都是精彩的“折子戏”，整本大套地串起来，缺不得大足这一环。也许是这样一个大原因，大足石刻在1999年底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因此也是我此行的观摩重点。

雨丝仍在细碎地飘，但不沾衣，反倒使得石像的古旧着色，有了一种难得的复原感。整体去看，鲜亮的颜色略如新，除了细雨湿润的作用，或许加上了修复后的效果，但经得住裸晒和风吹的颜色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艺原料呢？要知道，我们看石窟看壁画，多半是在洞里或者半封闭的庙堂里，经得起氧化时间考验的并不多见。有关科研人员和现代的能工巧匠们更多运用古方来修复，也用激光进行扫描，进行了“断肢再连”，颜色的秘密也会逐步破解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他们在2015年3月前对大足石刻，进行了成功的整体修整。

顺着宝顶山横着的U字湾里参观，很有些目不暇接。从坐佛到卧佛，从立着的佛造像到具有儒家风范的刻石生活场景，从佛界到人间，都有各自的形态。我边看边想，人说是北魏开凿和雕塑的佛像清瘦，唐代的菩萨雍容，这宋代的石像不胖不瘦，更具世俗感，而这也是时代审美进步使然。大足石刻在我们的审美视野里，又多了一种更接近人间烟火气的石刻艺术形象和佛陀具象，这是石刻艺术对不断变动生活的一种本能反应，也是经历多年，佛教完全长入本土的一种形象演化。人物更多样，题材更丰富，艺术视野更宽。尤其是宝顶山下石刻造像末尾的两幅牧牛图雕，更令人沉思，那些牛或立或卧，牧人斜靠山石，浑不像中国传统骑牛图的翻版，看那雕像里牧童的装束，居然还有欧洲牧人的另类味道。这种形象是哪里来的，好让人费解。

然而，让我更为震撼的不只是这些，更不是很多人提起的“六道轮回”和“华岩二圣”，而是那个千手观音和那石雕的立体飞天。千手观音在敦煌石窟里有，在巴蜀各地的造像里比较普遍。如果从数量上讲，在巴蜀地区，卧佛第一，千手观音第二，但造像的艺术水准和工艺的精致，千手观音第一。在千手观音身上，寄托着旧时老百姓希望观音分身有术，能够同时救助数不胜数人间灾难的夙愿，而观音伸出多只手臂形成的几乎是360度的不同方向，更会引起孔雀开屏式中的一种美感，因此被现代艺术家们搬上了艺术舞台，常演不衰。

在许多千手观音造像里，最有光彩的是宝顶山大佛湾8号，经过修整的千手观音造像，用富丽堂皇和美轮美奂来形容已经不够，它的动感和立体感超越时空，使人震撼。它足有七八米高，有1.5米左右宽，手部的形态各不相同，杨柳枝、甘露手、白佛手等叫法各异。身旁的四个菩萨或者供养人也是男女成双，安详平和，这是一个能够体现绘画透视原理的旷世之作，是宝顶山的镇窟之宝。

见过敦煌石窟秀美的飞天壁画，很少见到秀美的石雕飞天，更有立体感也充满临风飞扬的舞动感。这样的雕刻技艺，可与壁画艺术中的飞天好有一比。可惜只看到这一处，且是个大半身的飞天雕像，若是能够一飞在天，也有反弹琵琶的舞姿，那就更妙了。据说这是南宋时期的作品，那时的石雕艺术已经相当成熟。

在观摩中，听到游者的小声议论，眼前这千手观音究竟有多少只手，一说自然是1000只，一说却不很精确，因为据有关记载，清代的僧人工匠对其修缮之时作过竹签计算，是1007只，但最先进的电脑编号显示，应当是829只。

在宝顶山盘桓多时，离开时已是中午，有些不愿离去，但想到大足与安岳石刻的时空联系，还是毅然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从大足去安岳，中途要经过石羊镇，只有50公里路，石羊镇不仅是大足进入安岳的第一个大集镇，也是安岳毗卢洞石窟的所在地。毗卢洞在塔子山上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那里最著名的造像是“紫竹观音”，有“东方维纳斯”之称，还有密宗第五代祖师柳本尊的《十续修行图》石刻，也是浮雕中的精品。去得早些，或能赶在闭馆之前，在镇里住一晚，翌日清晨赶到安岳的岳阳镇去。主意既定，也就打车北上，走过一段上行的山路，到了石羊塔子山，最终进了毗卢洞。

（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，《经济日报》原总编辑）

我与北海有缘，好像在冥冥之中被什么刻意安排过似的。

这里说的北海是个复数：一个在北京，是进京必去打卡的著名公园；一个在广西，属北部湾明星之城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大学毕业分到北京，集体宿舍安排在北海公园附近的沙滩北街。北海公园不仅是每天骑车上班的必经之处，而且也是节假日去的最多的地方。第一次目睹驰名中外的白塔和九龙壁，第一次约会女朋友，第一次品尝仿膳，都有北海公园可以作证。这里留存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。比如北海泛舟，首次领教了大城市公园划船的繁琐，长时间排队不说，还须交押金，船租不菲且以分钟计价。想起大运河畔的老家到处是船，谁会说稀罕交钱划船的。且游船还是脚踏式的，又笨又慢，完全没有使槊用桨来得痛快，体验不到任何划船的感觉。如若当年这般操作，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听到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那欢快的旋律。另一件奇遇是，当年有人给一同事介绍女友，说好北海公园周日见面，结果周六下班时同事反悔了，坚决不去赴约。那时家里很少装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朋友无奈求我顺道教场并代为解释。尽管漫漫时光中许多东西早已淡忘，但我终生忘不了那女孩对我微笑之余所流露出的尴尬加愤怒的眼神。

后来自己结婚生子，北海依然是常去的公园。记得有一年元宵节自贡灯会，公园里人山人海，比肩接踵，因怕挤着女儿，只好把她驮在肩上，一路上眼睛盯着游人的空隙穿行，花灯却没留下任何印象。再后来，虽南城北城几经搬家换房，为方便孩子就近上学，最终又迁回离北海不远的地方定居。不知因习惯还是怀旧，北海再次成了全家游园的首选之地。只不过，如今已是祖孙三代同游，路线选择开始变成以孩子喜好为准。再一变化的是游船大多升级为电动，脚踏船已成古董般物件，想租还未必能够租到。但习惯成自然的惯性，每每让逛北海演化为一种岁月如缕的温馨记忆。

与广西北海结缘更有某种传奇色彩。1990年秋，广西召开李英敏文学奖创作研讨会，我受命代表英敏局长的旧部来李老家乡北海参会。作为老局长的小同事，本人受到热情款待。会议期间，我参观了古海角亭、文昌塔、东坡亭、红树林等名胜古迹，在号称“天下第一滩”的北海银滩，体验了一下清澈见底的海水和柔软细腻

的海滩，实地领略了南珠故郡的风采。时间不长，却有两事印象极为深刻。一是老局长半严肃半玩笑地勒令我买串珍珠项链，实话说一看价格立马眼晕，拿三个月的工资买串项链，囊中确有几分羞涩，但当着许多人的面，不觉得有点难堪，只好硬充好汉忍痛出手。不承想，此事受到老婆的高度赞扬。这串项链成了我们从恋爱到结婚，夫人得到的最贵重礼物，而且也成了她每逢重要场合首选的佩戴饰品，且经常会被识货者发现并予以褒奖。如今30年过去了，这串珍珠依然质地晶莹、色泽泽润，透着浑然天成的典雅韵味。二是在银滩看到早起的渔民挖出蚯蚓一样的东西，惊奇之余询问当地朋友，答曰沙虫，鲜香无比，是北海特有的一种海珍。为验证虚实，当天中午有沙虫上桌，果然是鲜香可口、名不虚传。回京时特意买回一包，不料效果与项链形成巨大反差。夫人虽然竭力按照说明操作，但怎么做都难逃牙疼的结局。结果这包沙虫在冰箱待了几年无人问津，最后被当作过期的废品丢弃。每与北海朋友说起此事，一再遭到嘲笑并付之以暴殄天物的惋惜之意。

如果北海的故事至此为止，当然毫无新意。因为大半生到过许多地方，留点什么特别记忆并不足为奇。与北海之缘，奇就奇在事隔25年之后，再一次极具偶然的前缘续续。

同样又是一个金秋时节，我到南宁参加一个公务活动。活动结束的当晚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程，突然接到作家朋友陈建功的电话，未等寒暄，建功兄张口即问来广西为何不去看他？我立刻询问他在哪里，并解释说这次不行了，回京机票已订。陈兄不容置疑地表示，马上退票，明天有朋友开车带你来北海。一想多年未到北海且又是探望北京的哥们儿也挺有意思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索性改签由北海返京。第二天一早，广西作协的老友冯艺兄如约而至，我们冒雨驾车从南宁直奔北海。

行至北海银海区一片新建高层住宅楼，登楼走进建功新居。由开放的阳台放眼望去，越过五彩斑斓的别墅群，180度全视角，北海银滩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，昔日赤脚踏浪的感受瞬间涌现出来。不禁击节称赞建功兄之好眼力好福气。落座茶叙，未及三巡，陈兄起身邀我去看房。谁的房？什么房？疑问困惑，满头雾水。陈兄佯装不察，催促连连，说看过就知道了。于是我们走进陈府对面的一幢楼房，手持一大串钥匙的售楼小伙打开一套空房，两室一厅，格局与陈府相仿。此时此刻，建功兄才开

始抖落包袱，说这房子就是给你留的！整个小区唯一剩下的最后一套海景房，楼下价格数百万的别墅装饰成你家窗前的盆景，辽阔的海岸线和远眺的涠洲岛伴你读书品茗，这样的景致哪里去寻？赶快采取行动，如若错过，再无机会！又一个瞬间蒙圈，自我解嘲说在京生活40年，除了公家分配的住宅外，从未想过购置房产之类的事情，即使诸多买房者成了千万富翁，自己心里从不羡慕，也没后悔过。建功兄庄重地厉声相告：你那是思想僵化，不值得自我表扬！马上快快退休了，何不趁着北海房价最低的时候，买个小房躲躲雾霾？无可表态，回头求助冯艺兄，他笑眯眯地点头称是，跟着起哄说：这套房子就值北京一间厕所的价格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眼前的美好景致加上两位仁兄的一唱一和，虽然心有所动，但转念一想，兹事体大，酒家哪能独断专行？岂料建功兄明察秋毫，即时提醒：马上给夫人视频请示。于是乎现场操作，全景呈现。老婆看后不予置可否，全权授予，只是强调如果要买房，家具一定要满屋藤器。就这样，稀里糊涂地一小时内交付订金，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套独立产权的商品化住房。

建功兄是个活雷锋。购置手续完结后，他即刻帮我找到装修公司，亲自驾车带我北海市转了一圈，轻车熟路、全程绿灯，瓷砖、灶具、门窗、电器等一应设备一天内全部搞定。尤其是家具，按照老婆大人的吩咐，桌椅板凳、沙发茶几、衣柜以及大床等一律藤条，弥补了她喜欢藤器但北方无法满足的遗憾。各种购置单据统统交给装修师傅，其间除了电话联系外，也曾委托朋友看过两次，半年后直接拎包入住。至此，本人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一名北海的编外市民。

北海房子不大，但利用率很高，每年家人都会插电小住。尽管当初抉择似乎有点盲目甚至草率，但安顿之后却不时有了许多意外惊喜。比如说，北海文化碑很早，中西交汇，融通四方，城市文底底蕴深厚，市民素质较高；北海地处亚热带，有地势平缓、地面开阔、沙粒细腻、水质清澈的天然浴场，每年大约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下海游泳；四季有绿色蔬菜、水果和新鲜野生海产品供应，物质丰富且价格低廉；更难得的是北海人不欺生，不会因为你是外地口音而漫天要价或者故意为难于你，就连全年复交的电视网络宽带费，都可以随时报停报停，按实际使用日期计费。北海人普遍生性安逸，节奏舒缓，做事从容坦然，即便是你搭上去出租赶机场，司机照样不慌不忙，告

疑义析

“兵”为诸子说

余才林

《兵书略》分兵书为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类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权谋类中有《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》《齐孙子八十九篇》《吴起四十八篇》，则所谓“孙、吴诸书”指权谋一类兵书。在《兵书略》中，权谋一类兵书多言用兵之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权谋者，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。”这一表述所揭示的用兵之道贯穿了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·势篇》说：“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奇正相生，如环无端，孰能穷之。”又说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，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”《孙膑兵法·奇正》也说：“形以应形，正也；无形而制形，奇也。”又说：“同不足以相胜也，故以异为奇。以静为动奇，佚为劳奇，饱为饥奇，治为乱奇，众为寡奇，发而为正，其未发者奇也。奇发而不报，则胜矣。”《孙子兵法》与《孙膑兵法》常常从相互对立的范畴出发，从治乱、主客、众寡、强弱、分合、攻守、进退、奇正、虚实、动静、劳佚等出发，分析战争态势，揭示战争的一般发展规律，充满辩证法思想。“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”出自《老子》，原作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”，是讨论为政之道的，《老子》将用兵之道上升为一种政治哲学。兵法言用兵之道，《老子》言天下大道，二者时时相通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类著录：“《太公》二百三十七

篇，《谋》八十一篇，《言》七十一篇，《兵》八十五篇。”《太公》原属兵权谋家，省而入道家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言张良得《太公兵法》，郭嵩焘《史记札记》：“案，张良智术纯策《老子》‘欲歛故张，欲取故与’之旨，所从受学，殆亦盖公言黄、老者之流，而托名《太公兵法》耳。”《老子》多言兵，兵法也有取于《老子》，兵法与《老子》思想早已结下不解之缘。

可见，诸子并非不言术，而兵书并非不言道，道与术的不同不是划分诸子与兵书及术、方技的依据。实际上，《七略》将图书分为六类是基于图书整理的职责而言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术数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”刘向和刘歆只校理经传诸子诗赋，其他三类图书则分别由专家校理。兵书的校理在汉代早已成为专门之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记载：“汉兴，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著三十五家。……武帝时，军政杨补招摭遗逸，纪奏兵录，犹未能备。至于孝成，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科。”因为兵书属于专门学问，由专家从事校理，又篇帙繁多，单独立类势所必然。应该说，《七略》将图书分为六类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分类，兵书与诸子并立，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学术上

诉你安全第一。不能不说，北海让人有种宾至如归之感，这里确是一个生活惬意、适宜人居的好地方。

从工作一线退下来之后，经常与建功兄相约北海。这位北海土著不仅是个美食家，而且还是北海美食的积极推销者。我们经常接受他关于北海美食的普及教育，哪里的早茶好、哪里海鲜地道、哪里米粉正宗，诸如此类都有一套完整的腹稿。被他拉着满世界寻觅美味佳饌之后，本人在家里的地位迅速下降，老婆成了建功的拥趸，经常以陈老师有生活情趣来攻击我对生活的将就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把陈老师带我们品尝过的美食店铺记下来，绘制出一幅北海美食地图，以至于经常为了一碗什么粉之类，跨越半个北海，来回打车的费用远远超过饮食价格。我虽心有不甘，人家却乐此不疲。为了改变这种不讲成本核算的消费行为，我尝试以租赁电动摩托替代出租汽车。因为使用的频率很高，租摩托的小姑娘后来由于能免了大笔的押金，随用随取，自由归还。还有更意外的惊喜是，北海自然环境优美，空气优质清新，我家小外孙秋季蒿草过敏，一来北海各种过敏症状全无。小家伙喜欢这个海边的居所，每天两去银滩挖沙嬉水，回京时几乎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非洲儿童。幼儿园同学惊问其故，必兴高采烈地大谈北海。小朋友大惑不解，声称他也随爸妈逛北海，可既无螃蟹，也没沙玩。5岁的外孙因无法以地理概念说明而愤愤不已，决绝地回怼小朋友：你搞错了！我说的不是你划船的那个北海，是海边的那个有银滩的北海。

人生漫漫却又短暂。偌大一个北京，公园众多，绕了半生没离开北海；偌大一个中国，莫名其妙地选了个北海定居，除了阴差阳错之外，或许唯有用“缘分”二字解释才最为妥帖。尤其是外孙那句“海边的那个有银滩的北海”，不仅道出了她爷晚年的生活行踪，而且还把姥爷与北海的缘分延续给了革命后代。

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文联副主席）



图：张明

的分途。其实，兵家不仅言道，还参与了百家争鸣。《吕氏春秋·二篇》说：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兼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臏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”高诱注：“王廖谋兵事贵先建策也，儿良作兵谋贵后。”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兵书略权谋类著录“儿良一篇”，则王廖、儿良俱为兵家。《吕氏春秋》以一字揭示各家主张，孙臏、王廖、儿良以兵家侧身其中，与其他诸子并列，可见先秦即有兵家为诸子的观念。

大概意识到《七略》不能作为学术分类，班固在《汉书》的叙述中有时避免六分法。《汉书·刘歆传》记载：“河平中，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，讲六艺传记，诸子、诗赋、术数、方技，无所不究。”对照《七略》图书六分法，缺“兵书”一项，显然是将“兵书”并入诸子。南朝梁时阮孝绪编《七录》，将图书分为七类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：“三曰子兵录，纪子书、兵书。”已注意到兵书与诸子相同的性质，是着眼于学术的分类。

总之，《七略》诸子略不能涵盖诸子之学，“九流”也不能涵盖诸子。兵书略中权谋一类著述属于百家著作，兵家理应作为诸子之一，后世言诸子，不可忽略兵家。

（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）